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 唐人选唐诗研究

Tangren Xuantangshi Yanjiu

石树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 唐人选唐诗研究

Tangren Xuantangsh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选唐诗研究 / 石树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8220 - 8

I. ①唐… II. ①石… III. ①唐诗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1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何艳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373 千字  
定价 8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论 .....	(1)
一 唐人选唐诗的界定 .....	(1)
二 唐人选唐诗研究综述 .....	(7)
三 本书的总体目标与主要论题 .....	(19)
第一章 “选学”兴盛与唐人选唐诗的历史、地域因缘 .....	(23)
第一节 从“汉书学”到“文选学”：史与文的嬗变 .....	(28)
一 “汉书学”的繁荣 .....	(28)
二 “文选学”的兴起 .....	(37)
第二节 从宫廷史学到宫廷文学：科举的意义 .....	(46)
一 宫廷修史与游宴唱和 .....	(46)
二 科举变革与诗赋取士 .....	(73)
第三节 “文选学”与唐人选唐诗的意义 .....	(84)
一 李善与“文选学”转向 .....	(84)
二 《文选》与唐人选唐诗的历史因缘与示范意义 .....	(89)
三 《文选》与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与学术中心 .....	(93)
第二章 类书兴盛与唐人选唐诗的模式 .....	(103)
第一节 类书的兴起 .....	(103)
第二节 类书与唐诗 .....	(114)
第三节 唐人选唐诗的模式：《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 选唐诗》 .....	(123)
一 《翰林学士集》 .....	(123)
二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 .....	(127)
三 《才调集》的抄撮来源与诗歌归属补正 .....	(130)
第三章 价值衡定：唐人选唐诗的文献与文学意义 .....	(141)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141)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与诗歌创作的互动	(144)
第三节	文学价值与批评价值	(154)
第四章	崔融与《珠英集》	(167)
第一节	研究回顾	(167)
第二节	编撰过程：《三教珠英》、《珠英集》与珠英学士关系探微	(168)
第三节	编排方式：“官班为次”再考	(175)
第四节	选本特色：悲慨之风与过渡性质	(181)
第五节	选本意义	(194)
第六节	余论：李峤《杂咏》与崔融《唐朝新定诗格》	(205)
第五章	殷璠与《丹阳集》、《荆扬挺秀集》、《河岳英灵集》	(214)
第一节	殷璠生平及相关问题	(219)
一	殷璠生平辨析	(220)
二	天宝三载——盛、中之变新解	(228)
第二节	《丹阳集》所录诗人“仕宦不达”考辨	(237)
第三节	《河岳英灵集》再考	(249)
一	储光羲与《河岳英灵集》	(249)
二	殷璠与《河岳英灵集》	(252)
三	杜甫与《河岳英灵集》	(254)
第四节	《荆扬挺秀集》新证	(258)
第六章	元结与《篋中集》	(263)
第一节	研究价值	(263)
第二节	编纂过程	(267)
第三节	《篋中集作者事辑》补正举例：王季友生平补正	(271)
第四节	《篋中集》版本流传考	(277)
一	版本源流	(277)
二	《篋中集》补校	(280)
第五节	《篋中集》的文学思想	(286)
一	复古思想	(287)
二	写实精神	(298)
第六节	《篋中集》的选本意义与主体追求	(306)
一	选本意义	(306)

---

二 主体追求 .....	(309)
<b>附录 江夏李氏考索</b>	
——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 .....	(313)
一 江夏李氏的世系 .....	(313)
二 江夏李氏的分支 .....	(317)
三 江夏李氏的迁徙 .....	(323)
四 江夏李氏的文化 .....	(328)
<b>参考文献</b> .....	(347)

# 绪 论

唐诗选本肇始自唐，绵延至今，是唐诗保存流传的重要载体，更是彰显文学发展的有效途径，部分选本蕴含士人心态、文化政策、派系流变等深层复杂的社会因素，个别编者甚至通过辑录选本以唐人之实力影响当世之风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唐诗选本作为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唐诗经典化的巨大动力，为全面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提供独特视角。千百年来，唐人选唐诗、《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优秀选本层出不穷，与后世相比，唐人占有先天优势，选者与诗人生活于同一时代，在保存诗歌原始面貌、还原诗人真实地位，揭示唐诗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更具价值。唐人选唐诗是唐诗选本的研究基础，只有界定并阐明唐人选唐诗的涵盖范围与发展轨迹，才会对唐诗选本在后世的发展、高潮、衰落有全面的认识。

## 一 唐人选唐诗的界定

“唐人选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选本的黄金时代”<sup>①</sup>，唐诗创作的空前繁荣促使唐人选唐诗大量涌现。以现存资料考察，“唐人选唐诗”的提法首见于元朝，蒋易《极玄集·序》：“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sup>②</sup>文中“唐人选唐诗”是指姚合编选《极玄集》一事，纯属个体现象，尚未意识到“唐人选唐诗”作为整体的重大意义。明人对“唐人选唐诗”的认识渐趋全面，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杨巍合刊《篋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

<sup>①</sup>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页。

<sup>②</sup> 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极玄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搜玉小集》、《极玄集》为《六家诗选》，所录均为唐人选唐诗，然而尚未以此命名。其后各类著作多有涉及，已将唐人选唐诗视作一个整体。如焦竑：“昔以唐人选唐诗者不啻数家，唯《才调集》称焉”<sup>①</sup>；汤宾尹：“或曰需后命唐人选唐诗如《英灵》、《国秀》，诸帖品鹭无取，纰漏尚多，要以不失其为唐音而已”<sup>②</sup>；文德翼：“昭明文选、唐人选唐诗，选选其可存者而已”<sup>③</sup>；徐师曾：“唐人选唐诗若《国秀》、《极玄》、《河岳英灵》诸编均非巨帙，所谓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者，诚至论也”<sup>④</sup>等不一而足。在此基础上毛晋收录《篋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御览诗》、《才调集》，定名为《唐人选唐诗八种》，标志着“唐人选唐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整体的文学现象得到世人认可，并且奠定后世“唐人选唐诗”的基本格局。清人对“唐人选唐诗”范围的界定基本源于毛晋，仅王士禛有异，其《答秦留仙宫谕》曰：“又妄谓后世选唐人诗，较唐人自选，终隔一尘。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诸家之选，各加删定，而益以韦庄《又玄》、姚铉《文粹》通为唐选十集”<sup>⑤</sup>即十种“唐人选唐诗”，然而姚铉不是唐人，《唐文粹》收录诗、文、赋、颂、赞、表、奏等各类文体，内容与《文选》相似，体例与类书相同，王士禛增入《唐文粹》使得本已明朗的“唐人选唐诗”界限再度模糊。清代其他学者多致力于考校版本、辨正讹误等文献研究，初步探讨各部“唐人选唐诗”的编选宗旨与文学价值，取得相当进展。通过明清两代学者努力，基本确定了“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范围，勾勒出了“唐人选唐诗”的发展轨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交流、考古发现等诸多有利条件，“唐人选唐诗”进入全新的研究视野，内涵与外延发生较大变化。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在毛晋《唐人选唐诗八种》的基础上增加罗振玉命名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与日

① 焦竑：《题锦研斋集》，《焦氏澹园续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64册，第645页。

② 汤宾尹：《睡庵大题选序》，《睡庵稿》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3册，第76页。

③ 文德翼：《梅湖草堂近诗删序》，《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141册，第420页。

④ 徐师曾：《再与赵淮献书》，《湖上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51册，第131页。

⑤ 王士禛：《答秦留仙宫谕二首》，《带经堂集》卷六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4—635页。



本发现的《又玄集》。其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采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篋中集》采用《随庵丛书》影刻宋尹家书籍铺刊本；《河岳英灵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国秀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御览诗》采用汲古阁本；《中兴间气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极玄集》采用元至元刊本；《又玄集》采用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才调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钞本；《搜玉小集》采用汲古阁刊本。一九九四年陶敏在《唐人选唐诗与〈唐人选唐诗（十种）〉》中指出是书存在底本选择不严、校勘不精的缺点，如《河岳英灵集》没有选用比较接近原编的宋刻两卷本，却使用明人改编的三卷本，《极玄集》未用汲古阁影写宋本一卷本，而用后人析为二卷的本子。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十数年后即二〇〇六年昆仑出版社的《唐人选唐诗》，依旧沿用存在诸多问题的中华书局的版本系统，未能更正。一九九八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六种》，编者蔡宛若对入选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篋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均做简单介绍，并为入选诗人编写小传，对诗歌亦有通俗易懂的注释，便于选本的普及与推广。但该书舍弃各个选本的序文，如《河岳英灵集》不但未收录殷璠极具思想特色的“叙”与“集论”，而且将评语分散于诗人小传与诗歌注解中，未能保持选本原貌。新时期“唐人选唐诗”里程碑式的著作当推一九九六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根据学界研究成果重新整理唐人选唐诗，增加《玉台后集》、日本卷子本《翰林学士集》、敦煌残卷本《珠英集》以及陈尚君辑录的《丹阳集》，又以“似为抄录，而非编选”<sup>①</sup>的原因删除《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共计十三种。该书首次更正流行多年的版本缺憾，文本的校勘补正颇多创获，每部选本附有详细精审的前记，系统介绍编者、内容、宗旨、成书、流传、版本、价值等，极具学术含量，基本代表当前认识的最高水平。

以上探讨的是由古及今“唐人选唐诗”的编集情况，此外尚有大量相关著作部分涉及。探讨视角主要包括分类与分期两种，或二者兼备。明胡应麟《诗薮》已将唐人选唐诗分为：“唐人自选诗”（通选、断代）、“父子伯仲一门之作”（家集）、诗话、诗句、省试诗、行卷诗、妇人诗、

<sup>①</sup> 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序第2页。

“倡和寄赠，往往类集成编”（唱和集）等，惜标准不明，分类、分期混杂，处于萌芽状态。胡震亨《唐音癸签》更进一步：“唐人选唐诗，其合前代选者，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丽则集》、《诗人秀句》、《古今诗人秀句》、《玉台后集》。选初唐有《正声集》、《奇章集》、《搜玉集》。合选初、盛唐有《国秀集》。选盛唐有《河岳英灵集》、《篋中集》、《起予集》。选中唐有《南熏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合选则《唐诗类选》、《又玄集》、《文章龟鉴》。五代人选唐诗有《国风总类》、《拟玄集》、《诗纂》、《续正声集》、《续又玄集》、《烟花集》、《名贤才调集》、《备遗缀英》。外有李戡《诗选》、檀溪子《联璧诗集》、无名氏《正风集》、《垂风集》、《名贤绝句诗》。”<sup>①</sup>分期意识鲜明，对唐人选唐诗的独立性、阶段性均有明确认识。

今人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则以时代为序考及唐人选唐诗四十一种，其中唐代二十种，五代二十一种，重出一种，误收一种，实为三十九种<sup>②</sup>。吴企明《“唐人选唐诗”流传、散佚考》已经注意到唱和诗集、唐人选唐诗、五代人选唐诗的细微差别，考及三十七种<sup>③</sup>，其后又在《唐代诗选学略论》中根据新旧唐书、公私目录、文集专著、诗话笔记等增补至七十二种，并将“唐人选唐诗”分为两类：第一类，从选诗范围看，包括五种：①以时代为标准；②以诗人的籍贯或作诗地点为选取范围；③以诗人的身份进行选编；④以诗歌题材分类选辑；⑤以诗歌体裁为选取范围。第二类，从编排体例看，包括六种：①以类相从；②以诗人世次为序；③以诗人的官衔等级为序；④附以诗人小传；⑤附以评语；⑥附以己作。全面详细，较具参考价值，唯各种小类似与大类存在疏离，且互有交叉。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分类方法与吴企明同。而目前所能见到的分期、分类研究以陈伯海最为详尽，其《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第七章专论唐人选唐诗，以时间顺序将唐人选唐诗分为四期，即酝酿期，包括诗文合选、续选诗集、唱和诗集、诗句选共十二种<sup>④</sup>；自立期，包括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267页。

②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其中《续又玄集》、《江南续又玄集》重出计一种，误收宋人《唐僧诗》一种未计。

③ 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61页。

④ 陈伯海、蒋哲伦主编：《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07页。

诗文合选、专诗选类共十七种<sup>①</sup>；转化期，包括通选诗集、断代诗选、诗文合选、诗句选、唱和集共四十四种，提及二十八种<sup>②</sup>；总结期，包括诗选类、诗文合选、唱和集、家集共三十八种<sup>③</sup>，总计一百一十一种，数量之多，远超前作，对每期的分类、特点、意义以及重要选本均有详细论述。又将唐人选唐诗分为六大类十八小类：①按时代编选的，有合前代选及专选唐代两类，后者又可以分为特选某一时期和通选唐代两小类；②按地区编选的，有专选某地区诗人诗作和专选咏写某地区胜景的诗作两类；③按特定诗人身份编集的，有朝官、僧道、妇女和家集等四类；④按特定题材类别与功能编集的，有唱和、饯送、省试、行卷、艳情等五类；⑤按流派编集的为一类；⑥按体裁编集的，有诗文合编、专体诗选和诗句选三类，略显琐碎，兼有混乱。然陈伯海以分期、分类的方法阐释唐代诗学发展的历程，并将唐人选唐诗作为有机整体加以系统考察，颇为全面，堪称唐诗学史的研究力作。

由于古代目录学将选本归于总集类，因此今人亦有综合运用分类、分期的方法从总集的角度认识“唐人选唐诗”。如陶敏、李一飞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隋唐五代时期总集的编纂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隋及初唐总集大多为大型通代总集，主要编录前代诗文。开元以后大量出现的总集，内容丰富，体例各别，大多数却是编录当代诗歌的选集，后人统称之为‘唐人选唐诗’。”<sup>④</sup>考述包括诗文总集《文馆词林》、唱和集《三舍人集》、家集《窦氏连珠集》、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内的十六种总集<sup>⑤</sup>，已将“唐人选唐诗”等同于总集。张固也的《新唐书艺文志补》“总集类”述及唐人选唐诗约四十八种<sup>⑥</sup>，增补颇多。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补考三十种<sup>⑦</sup>，包括通代、诗句、家集、断代、唱和、送别等集，亦从总集的角度切入。贾晋华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以总集为基础，系统论述《翰林学士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

① 陈伯海、蒋哲伦主编：《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第307—326页。

② 同上书，第326—337页。

③ 同上书，第337—346页。

④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4页。

⑤ 同上书，第105—110页。

⑥ 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24页。

⑦ 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47页。

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宴集》、《汉上题襟集》、《松陵集》等具有唱和性质的选本，多有创获。梅新林的《略论唐人的唐诗编纂》论及“唐诗总集的编纂”时指出：“唐代所纂当朝诗歌总集概有三大系统，即唱和集、选本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各种专类诗集。由此三者的兴替交错，便相应地构成了唐代唐诗总集编纂的三个时期：初唐期间，唱和集首出；迄至盛唐，则选本大兴；中唐以后，由唐诗选本发展而来的多种专门性总集又陆续问世，遂与唱和集、选本并而为三，汇成了唐代唐诗总集编纂之高潮。”<sup>①</sup>并将“唱和诗集”分为应制、文会、钱送、寄赠四类。其“选本”一节认为孙翌《正声集》是首部纯粹选录唐代当朝诗人作品的选本，《河岳英灵集》则标志唐人选唐诗已经趋于成熟。“专门选集”则分为地方集、省试集、家集、方外集四类。是书论述全面，分期、分类并用，但选本与总集交叉，“唐人选唐诗”的界限依旧模糊。

综合考察以上数种著作，主要存在两个问题：①唐人选唐诗界定过于宽泛，凡涉及“唐人”或“唐诗”者几乎全部列入唐人选唐诗。部分大型总集如许敬宗的《文馆词林》具有类书特征，是否属于选本还有待商榷。此外，将诗歌所占比重极少的诗文合选本，或编选宗旨不明的唱和集以及唐人编选的未录唐诗的选本全部归入唐人选唐诗似亦不妥。②诸多选本归属混乱。如《珠英集》，梅新林、陈伯海认为是唱和集，然而《珠英集》并无明显的唱和色彩，所录多为羁旅、闺怨之作，且寓有一定的选录宗旨，与单纯的唱和集差别较大，似应重新定位。

各类著作有三个问题亟待澄清：①“唐人”的范围是否可以下延至五代；②编选意图不甚明显是否可以称为“选”；③“唐诗”似应包含两种情况“选有唐诗”或“专选唐诗”。一般认为，“唐人”可下延至五代，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如吴企明《唐代诗选学略论》：“按惯例，将五代人编选的选本，亦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内。”<sup>②</sup>而“选”当有选择之意，则以汇集为主的家集、唱和集等是否属于研究范围存在较大争议。“唐诗”应指“选有唐诗”还是“专选唐诗”亦是主要分歧之一，以上诸位学者提及的均为对编选宗旨无严格要求的包括五代在内的选有唐诗的总集，范围过大，琐碎散乱，难以把握。目前对唐人选唐诗界定

① 梅新林：《略论唐人的唐诗编纂》，《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第176页。

② 吴企明：《唐代诗选学略论》，吴企明：《唐音质疑录》，第164页。

最为清晰明了的当属陈尚君的《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全文分为七类：①通代诗选；②断代诗选；③诗文合选；④诗句选集；⑤唱和集；⑥送别集；⑦家集。并且指出唐人选唐诗只是唐人编选诗歌总集中的一部分，认为前四类可视为选集，后三类只能说是合集，并在第二类“断代诗选”后特别标明“唐人选唐诗”，仅四十七种<sup>①</sup>，此“唐人选唐诗”即指包括五代在内的专选唐诗的总集，归属明确，令人信服，为唐人选唐诗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 二 唐人选唐诗研究综述

关于唐人选唐诗，学界研究角度各异，虽取得一定进展，然整体研究相对滞后，个案研究尤为丰富。

整体研究以赵立新、吕玉华、孙桂平为代表。二〇〇一年赵立新的《唐人选唐诗研究》囊括散佚、存世选本，将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系统考察，深入探讨唐人选唐诗兴盛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范式形成、演变、类型、功能、传播、影响，并将其师陈伯海在《中国诗学史》中提出的唐人选唐诗四分法进一步明确为酝酿期（六一八一七〇〇）、自立期（七〇一一七六五）、转化期（七六六一八四六）、总结期（八四七一九六〇），力求凸显唐人选唐诗的阶段特征。二〇〇四年吕玉华的《唐人选唐诗述论》分为内、外两篇，外篇通过传播途径、宫廷趣尚、地域影响分析唐人选唐诗兴起的社会因素，内篇则以格律为切入点探讨诗歌的律化过程与选家的审美理想。具体到各部选本则以介绍编者生平、编撰过程、选录诗歌、编选宗旨为主，未能突破个案研究范畴。二〇〇七年孙桂平的《“唐人选唐诗”研究》首次将唐人选唐诗置于文学史长河中加以考察，认为唐前的诗歌选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强调政治性的《诗》时代、强调文学性的《选》时代、强调诗性的“唐人选唐诗”时代，指出“唐人选唐诗”作为总结唐诗的初级阶段，未能完成确立经典的任务，并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指出唐诗史上存在“王维的时代”与“白居易的时代”，而李白、杜甫则需重新定位。是书深入发掘《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篋中集》的历史价值与选本特色，还原部分诗人、诗作在唐代诗史上

<sup>①</sup>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98页。

的真实地位，纠正当前文学史叙述中存在的各种偏颇，创获颇多。另王秋红的《唐人选唐诗研究》认为唐人选唐诗活动实际包括动态的选诗行为与静态的诗歌选本两方面内容，并以编集、入乐两种方式探讨唐人选唐诗的传播流变，有一定开拓。

个案研究包括选本研究与诗人研究两类。目前不同选本拥有共同的研究热点，即版本源流、选者生平、编辑宗旨、所录诗人、文学思想、价值影响等，此类研究对于了解各部选本的基本状况以及初步认识选本的发展历程有较大帮助。王运熙、杨明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部分章节对《河岳英灵集》、《丹阳集》、《国秀集》、《篋中集》、《中兴间气集》、《唐诗类选》、《又玄集》、《才调集》等选本有准确定位与精辟解读，诸多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成为众多论文反复阐述的基础。

选本研究以《河岳英灵集》最为深入，《中兴间气集》次之，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认为《中兴间气集》以“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为审美标准，编选更重“理致清新”。是集虽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与诗人品题之中存在前后不一甚至自相抵牾之处，但基本反映肃、代诗坛的真实状况与精神面貌。该文评价客观，极具学术价值。卢燕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与唐人选本批评风尚的嬗变》认为：“唐人选唐诗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无论是选本批评对象，还是选本的批评特征、对女性诗人的态度、编选家的时代感及其遴选的审美标准等，与其前人相比，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唐人选唐诗至中唐高仲武，其选本批评风尚已嬗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sup>①</sup>指出高仲武追求选本的内涵式批评功能，热衷选本实践、致力品评诗人，自觉接受女性诗什，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突破，观点新颖，颇有创获。此外，高仲武对王维的态度亦是《中兴间气集》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期的王维接受》认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作为探视一个时代美学趣尚的标本，顺应时代的要求，迎合大众接受的意志，全面展示出大历时期清雅雍容的诗风主流，生动地标示出高氏的‘风雅’观，表现了选家心仪王维而以王维趣味为趣味所作出的美学选择，客观上反映了

<sup>①</sup> 卢燕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与唐人选本批评风尚的嬗变》，《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夏之卷。

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状况”<sup>①</sup>。查屏球《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指出：“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sup>②</sup>蒋寅更为宏观，其《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一文指出以“安史之乱”为界限诗歌可以分为“盛唐体”与“大历体”两段，其中《河岳英灵集》、《篋中集》、《中兴间气集》三部选本时间基本前后衔接，初步勾勒唐诗由盛到中发展变化的轮廓，即“（1）在诗型上，由重乐府歌行古风等转向偏重律诗，尤其是五律。（2）在审美趣味上，‘移风骨之赏于情致’，崇尚六朝清新婉丽、工于形似的诗风。（3）在创作倾向上，由风骚并举转向独倡风雅；继承《诗经》比兴怨刺批判现实的传统。（4）在题材选取上，由重乐府及‘感兴’‘古意’之类直抒胸臆的咏怀内容转向重赠行之类的纪事、应酬内容”<sup>③</sup>。凸显《中兴间气集》选诗宗旨的新变，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目前《中兴间气集》是除《河岳英灵集》之外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选本。

《国秀集》产生时间与《河岳英灵集》相近，因成就不及《河岳英灵集》而屡遭批评，鲜少提及。郝润华、张羽《〈国秀集〉编选动因探微》认为：“《国秀集》的选诗虽然不能反映整个盛唐诗歌的成就，但它却反映了从初唐到盛唐这段时期内，大多数文人的审美标准与诗歌见解。从《国秀集》的序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它的选诗标准：‘诗缘情而绮靡’是它的理论基础；‘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是它对诗歌在辞藻和声律上的基本要求；‘可被管弦’则是重要原则；反对‘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的诗风、挽救‘词人才子，礼乐大坏’的现实则是它的最终目标。”<sup>④</sup>对《国秀集》的解读颇为全面，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御览诗》学界关注更少，单篇论文多以元和诗坛为参照展开论述。

<sup>①</sup> 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期的王维接受》，《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sup>②</sup> 查屏球：《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sup>③</sup> 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sup>④</sup> 郝润华、张羽：《〈国秀集〉编选动因探微》，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5页。

高翀骅《从〈御览诗〉看元和诗坛风尚》认为：“《御览诗》虽多取大历、贞元诗人作品，倡导的却不是声浮气薄的大历风气，从其对气格和风情的追求上都体现出元和诗坛的风尚，《御览诗》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出发点来考察元和诗风走向。”<sup>①</sup>

《极玄集》为姚合所编，姚合本人诗歌成就较高，并于《极玄集》中提出“大历十才子”一说，受到学界的关注略多于其他选本，惜成就有限。二〇〇九年首都师范大学王茹的硕士学位论文《〈极玄集〉与姚合的诗歌批评研究》认为姚合选录以王维为标准，入选诗人均为五言高手，所录诗歌都具有一定的可模仿性，注重炼字炼句，可供后人参考学习。而姚合看重五言的原因在于科举考试形式是五言诗，五言诗亦是一种中晚唐诗人比较容易驾驭的体裁。

韦庄《又玄集》承继《极玄集》，韦庄本人擅长诗词，然选本未能体现编者优势。龚祖培的《〈又玄集〉考述——兼及辨伪与〈全唐诗〉补遗》堪称《又玄集》的研究力作，该文认为《又玄集》在宋亡以前仍有完整的足本传世。从形式上看，《又玄集》存在目录与卷内所载不合、诗篇题目内容与《全唐诗》不合，异文《全唐诗》多不出校语等问题，并对部分作者、篇章进行考辨，极具文献价值<sup>②</sup>。部分学者注意到韦庄的独特处境对《又玄集》的影响，张学松《〈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认为《又玄集》强调的“清词丽句”非指一种“清丽”的诗风，而是指诗歌的审美特质，反映韦庄轻功利、重审美的文学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选多为近体；二是选诗着重于其艺术的精美。由于韦庄创作丰富，因此部分研究韦庄的文章亦会谈及《又玄集》，如二〇〇三年南京师范大学曹丽芳的博士学位论文《韦庄研究》，指出《又玄集》版本存在真本与贗本两个系统，并且通过比较《极玄集》与《又玄集》概括韦庄的文学思想，认为韦庄选诗范围广泛，体现宏观、全局性的编选立场，其“编辑《又玄集》的目的在于为有唐一代保存最优秀的诗人的诗歌精品，带有明显的总结意味”<sup>③</sup>。曹丽芳还

① 高翀骅：《从〈御览诗〉看元和诗坛风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龚祖培：《〈又玄集〉考述——兼及辨伪与〈全唐诗〉补遗》，《文史》（第三十八辑），第171—179页。

③ 曹丽芳：《韦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4页。



指出张学松将韦庄所谓的“清丽”理解为文学作品所有的审美特征是不准确的，并非所有风格的美都为韦庄所欣赏，他所偏重的还是那些取材于日常生活但又不庸俗琐碎，情感温厚闲和，词句简捷平易之作，为认识《又玄集》提供了新的视角。

《搜玉小集》仅存残卷，今人李珍华、傅璇琮的《〈搜玉小集〉考略》认为《搜玉小集》编成于开元后期或天宝前期，收录多为初唐至开元前期诗人，但不以时代先后排列，次序似先为应制诗，次为边塞歌行、古诗，又次为闺情怀人，又次为岁时应景，又次为行旅述怀，诗人人数、诗歌篇数、诗篇归属、诗篇篇名、文字异同存在诸多问题，编选意图和选诗标准不明<sup>①</sup>。日本学者伊藤正文《论〈搜玉小集〉》则认为十卷本《搜玉集》是一卷本《搜玉小集》的祖本，十卷本《搜玉集》成书于开元十二年前后，一卷本《搜玉小集》成书于南宋中期，二者关系密切，今本相当程度传承原本的旧貌。并且指出《搜玉小集》大体按类排列，以从军、闺情、游宴之作居多，五言为主<sup>②</sup>。以上研究对于认识《搜玉小集》具有较大意义。

此外，关于《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珠英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篋中集》、《才调集》的相关论述详见具体章节，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中兴间气集》是除《河岳英灵集》外研究最为透彻的选本，而《国秀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搜玉小集》等选本或因混乱或因散佚或因平庸，研究受到一定限制，成果极其有限，多年来并无重大突破。

诗人研究。唐人选唐诗的诗人研究主要围绕“选”与“不选”展开。焦点人物是杜甫、李白、王维、王昌龄。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已经属意：“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祐、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

<sup>①</sup> 此处包括《唐人选唐诗新编·搜玉小集》前言与《〈搜玉小集〉考略》两篇文章的内容。

<sup>②</sup> [日]伊藤正文撰，李庆译：《论〈搜玉小集〉》，《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第454—478页。